

苗是怎樣

創作連叢一

創 作 連 叢

第 一 輯

苗 是 怎 樣 成 長 的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印 刷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發 行

編 輯 者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 處
印 刷 所

祝 懌 元

印 刷 所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 京 阜 成 門 外 北 鐘 士 路
北 京 阜 成 門 外 北 鐘 士 路

定 價 五 · 〇 〇

的成長樣怎是苗

叢連作創

輯一第

行發館書印民新

原书空白页

目次

黃 昏 篇梅娘（九）

某小說家的手記 袁犀（三）

陳鬍子想了半夜馬驢（五）

苗是怎樣長成的 關永吉（七）

試 煉戈壁（二元）

在土爾池哈小鎮上山丁（二元）

妥斯退益夫斯基生活 東方葵(二卷)

輯 後 記 編 者 (一)

對 面 拉 菲 耳 的 素 描

原书空白页

創作雜誌 第一輯

原书空白页

黃昏篇

梅娘

袁良從學校裏出來，他心裏帶記着一個約會，他不能立刻決定究竟是去還是不去好，他知道風兒在等着他，並且作好了準備。小鎮正在雷雨，嘩嘩地拍着窗戶，那是一雙寂寞的母子，除了袁良若他底歸來外，很少有人去降到他們底小屋子裏去，風兒整個兒在被袁良與屎布污濁了的空氣中，袁良覺得不是風兒，他不能忘掉風兒是一位名門小姐，他不能忘掉她底整個過去；風兒像一朵帶雨綻放的花一樣；在他們底小室裏委實了，失掉了所有好香女人底所有的影子。但，袁良今天覺得自己更委曲，他從來沒聽人提起過風兒，風兒底名字聽得過於刻毒了；她害了他底自尊心，什麼都沒有風兒底體面，他底心裏，一日他害了自己被

愛人否定了自己的身價，比流水還如還來得痛心愛師，袁良在傷心之後，變得憤懣了，他想復仇，一到那間，他和鳳凰恩愛的過去像煙一樣被報復的憤慨吹散了，他心裏只存留着艱苦的生活險留着的不渝和平淡，他想，他當然可以去赴這個約會，雖然那是一個女人底約會，但，他和她不過是朋友，而她又是他同事的妻子，他想叫鳳凰因為他底沒有歸來而反省一下，想想自己是怎樣傷了丈夫底心。

落日帶着餘暉在酒天轉眼，那金黃色的光輝使袁良感到幸福，他不由自己想到了張婉琴，他想到她底金黃的繡着五彩鳳凰的室內衣，第一次見婉琴，她就穿着那件挑逗人的衣裳，婉琴的眉邊變得那些繡得逼真的鳳凰像要飛起來一樣，牠們和牠們底女主人一樣，活潑不喪大方，美觀而不帶傲氣。她穿着那件華貴的衣裳在她紫色的客廳中出現，彷彿所有的女人底幸福都帶在她身上。她安靜地微笑着，週到地同客人寒暄。一時，她雍容的氣息會使得她底客人們無所措止，那些出身寒苦而又目不識丁的小學教員們，在這位漂亮的主婦的週旋裏，像剛剛到城裏來的小鄉下孩子一樣，只有傻子似的隨着別人唯唯地坐着，忘掉了一切預備了汗的禮儀。

那一天，袁良剛得出案了，只有他底不為那位漂亮動人的女主人所害，他相往常一樣保持

他活成了愛的牢籠，男人特有的氣質，他記得她愛向她設置甜酒，他記得她偏愛佈茶，並且立刻就判定了他要吃的菜，在那一盤菜被衆人吃完了之後，她會關照她台階的下人，又勸她作了一份。這一些卻使袁良感心愛到女人所能給與男人的溫暖，這溫暖帶著高尚的友情，鳳凰不會以輕視她地誇人，鳳凰故作風是強生式的，誠實又柔潤，她聲則是八面玲瓏，處處週到。在鳳凰身傍，無論醉酒一線，香酥之味有一種酸澀的感覺。

以往，袁良並沒有這樣想過。除了鳳凰之外，他沒有帶着二個女人在他心裏停留過一分鐘，一切女人，不管是誰是美，對他都像雞籠裏的雀兒，他有鳳凰，已經完全滿足了，他要對鳳凰但備了所有女人底修飾，他把鳳凰看作他底神，他底天使。今天她底神第一次判若了聖潔的假面露出來污濁，他真沒想到鳳凰是那樣的看不起自己。她把自己罵得這樣不值一文呀！他固然是沒有壓着酸，他是叫鳳凰忍受着最大的苦難，他相信他總有一天能叫鳳凰幸福，能叫鳳凰安適，鳳凰在嘲說她總不如去要做，掛在一個正誠心誠意地爲着個個人底小家庭在苦悶的丈夫是如何的恥辱，鳳凰說她現在的生理太苦還有何可原，根本否定了自己底人格就是混蛋，袁良想再過過來鳳凰重重地罵她一掌才痛快，她就是太不理解自己了。

落日收去了她最後的光輝，濃重的黃昏在袁良底頭上降落，他青色面紗一樣的面龐隨着暮

氣進入他的胃裏，他在那滾滾中體味到食物的香氣，正是該吃晚飯的時候了，他從早晨到現在，也不過僅僅吃了兩個燒餅，他想到晚飯，想到鳳凰作的晚飯，不由得心裏心土來，那真是得付於最大的忍耐才能嚥下去的東西，不論那一種食物，在鳳凰底廚房中，永遠是一種作法，一樣味道，可是他從來沒說過什麼，他用對鳳凰的愛情來伴着鳳凰底小菜下飯，他這樣愛着鳳凰，鳳凰愛他一點也沒有覺到，袁良他心得湧出來眼淚，他擦去牠們，立刻加緊了脚步，他學去找晚飯，他底飢餓的胃裏要他記念着極整潔客時的美味。

在嬌柔的白色的小樓房前，袁良躊躇着，他不知道這塊樓的丈夫，他們那位揚名的校長是在家，他今天不知想什麼，只想單獨地和婉瑩相對，他底心，像一匹被刺了的猛獸一樣，顫着靜靜地匍匐在森林中的安靜的穴裏，受着唯一的一件物的撫慰。他忽然又想回去，他覺得這操行丁鳳凰來赴另一個女人底約會，實在是一件毫無聊的事。

在樓前踏開，那白色的大門開了，一個年青的男孩出來，來請袁良，他說少奶奶已經在樓裏看見袁先生來了，請袁先生進去。

不客位而猶疑，他隨着男孩走進去，在那間一塵停留過的紫色的客廳中，他被男孩安排着坐好，他拉着女主人出來。

差不多有五分鐘過去了，輪盤沒有來，男僕也沒再出現，袁良底心有一點不安，他想也許因為和傅的約會，總盤正和丈夫拌嘴。想到傅盤底丈夫，袁良下意識地覺得甚於一切的不痛快，那傅底一句整話都說不出來只知道享樂的公子，有什麼資格來享受這拉羅蘭萬方的太太呢？他自問，他看這樣華貴的樓房，自己知什麼都沒有，女人生來就帶着虛榮的根性。連聖雲的風風也露出來就卑鄙的本質來了。風風看不起自己，婉雲當然更該輕視了，袁良後悔自己考約了，他照樣想那一天的自約，不過是濶空女人底一種交際術，他把她當真，自己是太老實了。他看着自己底舊了的肩膊了邊絲的西裝，覺得自己像一條野狗一樣的寒蠢，寒蠢裏的紫色領帶，帶着嘲笑的神氣，這不是袁良應當來的地方，在兩年前，他也許還有這種資格，如今他是窮，是懶，而又養着一個家，如果他獨身，也許她還能圖以青睞。袁良想甚她正在從自己底手訪攬着眉，她已經忘掉了是邀請他下個星期一來，她也許根本就不記得那一夜是星期一。

又一個女孩來了，袁良想是來給他倒茶，又想是也許說太太請袁先生走，他先去有女僕底雙手，她果然什麼也沒拿，他看女僕底臉，那臉很平常很冷淡，一點也沒有歡迎這位客人底表情。袁良拿起他底帽子，他底帽裏了了書包，他想還是先告辭好。可是他又想起來那男僕

說過，說是太太在樓窗中看見袁先生了，請自己進來的。

那女僕出手袁良意料外地說，她說太太有一點不舒服，請袁先生到樓上去坐一坐。

袁良以爲自己是聽錯了，可是他不能制止爲喜悅即跳動的心，他像是比第一次跟鳳鳳的約會時候還興奮，他隨在女僕身後，走在鋪着條氈的樓梯上的時候，他有點不好意思，他覺得心跳得連那個女僕也聽見了。

婉孌坐在沙發前的小桌子傍着他，這間屋子沒有那間紫色的客廳華麗却比那一間舒適，奶色的桌子配着綠色窗簾，小的銅質的厚玻璃桌上，擺着一滿瓶怒放的芍藥。婉孌穿着白的室內衣，臉上沒有粉，頭髮上繫着黑的絲帶，但不失往日的美麗。

袁良進來，握着他的手，他不知道用怎樣一句話來開始他底拜訪之辭才好。

婉孌立刻明白了袁良底心境，她就想到他會如何而來。她知道袁良有愛妻，有貧苦但美滿的家，她也知道鳳鳳位位艱苦，怎樣的教養，怎樣的漂亮，她也知道袁良和鳳鳳相愛的程度。她知道他們還有一個可愛的嬰兒。可是，袁良在她寂寞的心上打上了強烈的烙印，她第一次看見袁良之後，像着她在沙漠中的旅人看見了泉水一樣，她覺得她二十九歲的心復活了，她聽見她快走盡了的青春在她身旁呼喚，她正需要一個這樣的男人底愛情，袁良底體狀

處身體去，使她心動。她既覺受苦，便了，一切她丈夫給予她的物質上的享受，只能增加她精神上痛苦，她無有甚麼憂過，她以往曾試驗著愛丈夫，他底丈夫不但不接受她底愛和忠告，反倒誤解她。結婚來的七年中，她無日不在鬱悶中過去，先她還希望要一個孩子，後來知道丈夫已經在年青的影影中失去了生育的機能之後，她一切都絕望了，她曾經想自殺，想就離現在的家，在一陣興奮的感觸度過去之後，她閉結去，她享受著物質所能給予的快樂，她用盡了心思打扮自己，娛樂自己。這物質上的娛樂更使她鬱悶，她漸漸地有一點變態了；她甚至連班上雙樓的交頸鳥都忌妒，她討厭一切成雙的東西，但因為玲瓏的心中潛含了過多的人情，她把她強烈的寂寞的感情隱藏起來，迴旋着身邊的事事物物，對丈夫更加溫存。所以表面上她是一個被愛的前，有嬌氣的，溫柔的太太。

但在袁良底昂貴的雙眼裏，她覺得自己的一切都潰爛了；她想立刻佔有他，比少女時代想佔有愛人底慾望還迫切，還熱烈；她計劃自己所有的條件；她想她絕不會輸不過風頭。雖然她也想這是不道德的；她不該利用她優越的條件去欺侮另一個純潔的女人。可是：她覺醒的壓抑已久的感情慈惠着她，一切世俗的道德規矩都不能構成阻礙她這激動的感情的條件；她只有一條心，那就是佔有袁良；而且立刻吞併了他；她像一匹飢餓了很久的好野獸發現了可口